

论文学作品中的医学人文价值

——从桑塔格戏剧中的疾病书写说开去

周思源, 饶 辉, 甄晓婕

(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美国“明星”作家苏珊·桑塔格的八幕剧《床上的爱丽斯》是她毕生最重要的一部剧作。剧本关注史实人物爱丽斯·詹姆斯困居病榻的悲剧一生,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了桑塔格其人对于疾病主题的人文关怀。桑塔格力求通过剧本创作帮助病者摆脱从生理性疾病向精神性缺陷转移的定势,具有深刻的医学人文价值。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疾病书写;医学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 R-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479(2012)02-121-003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1933-2004)自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是美国文坛耀眼的明星,她在文学、文化、摄影等领域的建树成功将其打造成了一个知识界的偶像。然而,偶像的一生崎岖坎坷,40岁查出晚期乳腺癌接受乳房切除术,年逾60罹患子宫肌瘤进行手术化疗,71岁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同年病逝。

三十多年的疾病苦痛从未使桑塔格停下追求艺术脚步,头顶达摩克利斯之剑,她将自己的患病体验付诸笔端,文化批评延伸至医学领域,著有批评文集《疾病的隐喻》,进而强调此举目的在于“平息想像”。关于疾病的想像与由疾病引发的想像会导致患病群体对自我的贬低与否定,妨害病者的治疗与康复。桑塔格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并在其多部小说、文论中提出了关于疾病、生命与死亡的探讨,竭力为病者平复疾病想像。桑塔格曾自述道:“我感觉我整个的一生都在为写《床上的爱丽斯》做准备。”^[1]此剧主人公爱丽斯·詹姆斯是美国杰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妹妹,这位真实的历史人物终年卧病在床,42岁时不幸患上乳腺癌。许是有着相似的命运,桑塔格在其本人也罹患癌症的特殊状态下表现出了对病者爱丽斯的特殊情愫,展现了“人性超越本我的尺

度”,也是桑塔格医学人文精神的反映^[2]。

一、奔涌的疾病想像

文学对于疾病的考量,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关注人物生理受苦这一自然事实,更兼顾罹患苦难的深层社会成因,并逐渐形成了疾病书写的多重象征意义。20世纪关于癌症的附魅起势汹涌,不同于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所患的结核病被视为生性细腻、缠绵情感的被浪漫化了的疾病,癌症患者则被认为人格拘谨,激情内化,惊扰和妨碍了最幽深处的细胞。容易患上此病的人是心理上受挫,遭受压抑,不能发泄自己的人。桑塔格在《床上的爱丽斯》中力求达到的就是关于疾病想像的祛魅。

《床上的爱丽斯》在重塑詹姆斯家族历史片段的同时展示了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桑塔格避免简单地重复与记录历史故事,和谐了历史细节、人物思想和疾病意识的揉融。“床”凸显在剧名中,“床”更是全剧的中心,那么这张床仅仅是一件供人休息的普通家具吗?桑塔格提到戏剧和女人的关系时这样说过:如果非得让一个女人从头到尾地出现在舞台上,几乎是不现实的,因为,舞台的中心始终为男性所占据,而欲突破这一窠臼,唯一的

基金项目:南京医科大学“十二五”教育研究课题(NY2222011038),南京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资助课题(1NYDWY01)

收稿日期:2012-01-09

作者简介:周思源(1987-),女,江苏泗洪人,助教,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饶 辉(1965-),男,江苏南京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与文化研究;甄晓婕(1976-),女,江苏徐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化与语言学。

办法就是让她躺在舞台中央的床上,无法行走,这就意味着她必须是一个身患重疾的残疾人。

据此,这更是一张病床,是爱丽斯主要的生活场所,是她与兄长交流的地方,是她幻想着与狄金森、玛格丽特、昆德丽和米尔达等历史或艺术创作中的女伴聚会的天地。在剧本前序中,桑塔格开诚布公地说这部剧展示的是“精神囚禁的事实,想像的大获全胜,但想像的胜利仍嫌不够。”如何帮助缠绵病榻的爱丽斯平息疾病想像、走下病床,便是桑塔格在这部八幕剧中践行的探索之一。

莎翁名作《哈姆雷特》中有一个普世的哲理命题: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爱丽斯一生都在询问亲人,拷问自己。史实中的爱丽斯42岁患上乳腺癌,然而她13岁时就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并告诉了父亲。“我已经爬到了树顶再没有去处了。”“绝望就是我的正常状态。”爱丽斯一直在抑郁中成长,兄长声名卓著,自己有着相似的才华却得不到认可和发挥,身体上的病痛和精神上的抑郁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正如桑塔格在小说《死亡之匣》中拟化的主人公迪迪(Diddy)一样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活着,因为“活着和有生命可不一样。有些人就是生命本身。而有一些人,譬如迪迪,只是寄居在自己的生命里。”^[3]爱丽斯由于患病将自己从日常生活中隔离出来,每日所见的只有照顾起居的护士,因此更加期待兄长的探望,这在深层次上隐射了病者的生存境遇——一旦罹患癌症,就会遭受外界荒谬的厌恶,经历自我骤减的痛苦。但亲人造访是否真的可以为爱丽斯带去抚慰?答案是否定的。爱丽斯自觉所受的抑郁来自于兄长才华的压制,兄长也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她悲剧性的健康对于她的人生问题而言恰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因为它正好抑制了对于平等、相互依存云云所感到的哀痛。”至此桑塔格含蓄地鞭挞了爱丽斯与亲友都将罹患疾病的自然现象付于文化诊断,放任疾病附魅的起势与疾病想像的滋生。因此要匡救爱丽斯的命运有赖于帮助她重拾理性,经历现实生活的冲撞从而警醒。

二、平息的自由飞翔

无论是与父亲在幻想中的对话还是人鬼同台的一出疯狂茶会都不能使爱丽斯战胜病痛,摆脱病床。睡梦中爱丽斯只身游历了罗马,“在那里,她不仅在想像中得到了自由,而且还要承受在她特许困居的那个世界之外的历史的分量以及外部广阔世界的种种恼人的要求,这由一只手有残疾的孩子形象地表

现出来。”这个世界是爱丽斯在她的生活中从未见到过的。当她遭遇了衣衫褴褛身有残疾却依然坚毅地活下去的孩子时,她听到了强烈的悲伤的呼唤,看到了这个社会不是只有她因为疾病困居现实,还有那些生活在城市最底端的穷苦民众。罗马的意识之行是爱丽斯的进步之路,她在无声的思想世界里导演着内心澎湃的激情,用心而非用眼去感知罗马悠久的历史、伟大的文化和悲凉的世间百态,同时也成就了自己在现实中勇敢对抗疾病的决心。

纵观全剧,爱丽斯的想像占据了极大的篇幅,这正是桑塔格的高明之举,一次次想像的完胜,一次次现实的溃败,桑塔格引领着读者实现“平息想像”的创作目的。“当一个年轻的夜贼——他代表的是那个压根就顾不上什么心理病患这种资产阶级奢侈品的世界——闯入爱丽斯的病房时,这次货真价实的对决将这出戏推向高潮。”爱丽斯梦境中无法与残疾孩童开展的交流在现实中的夜贼身上得以实现。两人的对话由闲聊男青年的日常生活、家庭状况以及指导他拿走哪些贵重物品组成,面对偷窃,爱丽斯的反应非常怪诞、异于常人。细究其心理,有三点可循:爱丽斯在梦境中是同情那个残疾乞儿的,眼前真实的夜贼也是迫于生活的疾苦才干起了偷窃的行当,“我妈统共生了十七个不过死了几个。我们只剩下一个。”看似轻松简单的一句话潜藏着青年无尽的酸楚,爱丽斯因此而极愿施予帮助。在弗洛伊德看来,“女人给予礼物,却很少想到回报。‘慷慨大方’是女性的特点,因为她们没有阉割威胁,这使得她们能够敞开心扉去热爱关心他人,允许心理深处的他者活跃地存在。”^[4]爱丽斯并没有觉得夜贼的到来对她产生了什么困扰,反而自己的慷慨让她“今晚感觉很强大,心胸开阔”。此外,在法语中“voler”一词既有飞翔的意思,也有偷窃之意,爱丽斯饶有兴趣地与青年谈论着关于“女贼汉”的问题,“可女人为什么就不能爬墙上屋呢?我可以想像一个女人爬墙上屋的情形。”在她的思想里,这是一种在现实中对抗疾病、放飞自我、平息想像的方式,因而她并不将此视为一种罪恶。

对于爱丽斯来说,与窃贼相遇的这一晚没有压制她的外在因素存在,没有激发疾病想像的诱因存在,她很难得地呼吸了一些清新自由的空气。在夜贼离开之时,爱丽斯甚至承诺自己不会向警察告发,并真诚地希望他金盆洗手做些有意义的事,这让男青年顿生感激之情。剧情发展到这里达到了高潮也接近了尾声,这一幕拓宽了戏剧反映生活的视野,丰富了戏剧内涵:资产阶级与穷人两个等级间可以凭借

人类善良的本性达成沟通与交流,爱丽斯也因此而激发起对生命欢悦的情感体验,对于病痛的关注也在现实的交往中暂得转移,首次成功地走下了病床。这正是医学人文价值“求真、崇善、尚美、达圣”的体现^[5]。

三、结 语

桑塔格在这部戏剧中并非简单讲述女主人公爱丽斯从生病到死亡的故事,不是单纯的病历式创作,而更像是病者的心路历程。疾病在桑塔格剧作中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身体病症,它作为一种意向,成为戏剧情节中的内在成分,直接参与了文学艺术层面的主题塑造。从生理性疾病转移到精神性缺陷,从对疾病中心的过分关注转移到对疾病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通过这种价值位移,桑塔格构建了超越身体意义的疾病忧虑。故事的绵延与病中的想像纠缠,爱丽斯对世界、人和自我的体验与对疾病的感受也互相交叠,桑塔格正是通过平复想像达到了缓解病痛、批评社会的现实目的。

桑塔格逝后,其子戴维·里夫为了缅怀母亲出版

了《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回忆录中提到在桑塔格住院化疗期间的一篇日记里,她要求自己“开心、清心、静心”,接着还写了一句:“在忧伤之谷,展开双翼。”^[6]这岂止是桑塔格对自我的勉励和总结,她笔下的人物,她的爱丽斯又何尝不是呢?

参考文献

- [1] 苏珊·桑塔格. 床上的爱丽斯[M]. 冯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
- [2] 刘虹,张宗明. 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23(2):28-31
- [3] 苏珊·桑塔格. 死亡之匣[M]. 李建波,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2005:2
- [4]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81
- [5] 刘虹. 论医学人文价值 [J]. 医学与哲学,2005,26(4):29-31
- [6] 戴维·里夫. 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M]. 姚君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6

Medical humanity value in literary works: On illness writing in Susan Sontag's drama

ZHOU Si-yuan, RAO Hui, ZHEN Xiao-ji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Alice in Bed*, the most important drama by Susan Sontag, layed the theme on a historical character, Alice James from the famous James'. Through revealing Alice's illness-trapped life, Sontag expressed her humanistic care to sick people. In this 8-act play, Sontag tried to abate imaginations and connotations on illness, preventing physical sickness being transformed to mental sickness, embodying profound medical humanity value.

Key words: Susan Sontag; *Alice in Bed*; writing on illness; medical humanity value